《台灣學誌》第九期
2014 年 4 月 頁 163-167
DOI: 10.6242/twnica.9.6

作家生命與島嶼記憶的一次華麗復刻：《大地驚雷：宋澤萊小說集》

A Review of *Da Di Jing Lei: Song Ze-lai Xiao-shuo Ji*

鄭清鴻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
chhenghong1987@gmail.com

作者：宋澤萊
書名：《大地驚雷：宋澤萊小說集》（四冊）
出版者：前衛出版社
出版時間：2013 年 12 月
ISBN：978-957-801-731-3

> 他像是閃電雷鳴，在台灣文學的運動裡，劃破沈寂的文學界！
> 他像是魔鬼，不是人類！在同一輩的文友心裡，有著神一般的地位。
> 他生於農村，長於農村、書寫農村；
> 他由農村出發，書寫社會、批判社會、表達憤怒的愛。
> 他就像是文學大地響起的一聲驚雷。
> 他，就是宋澤萊，從打牛湳村而來！（曾麗壎，2005：86）

台灣本土作家宋澤萊耕耘文壇四十年，一路走來，我們見證了一個作家勇於突破、挑戰創作界限所累積出來的層次：多變而試驗性的文學手法、豐富的創作內容、以出世的信仰哲思反饋其積極入世的社會關懷，早已獲得不少文學獎項的肯定。然而第 17 屆國家文藝獎提名決選宋澤萊爲文學領域得主，無疑是作家自身的創作生涯再次得到錘鍊、昇華的新高峰，媒體工作者曾麗壎如此磅礴而崇敬的文字——「文學大地響起的一聲驚雷」——也的確再次驗證了這麼一位本土作家的創作神髓與影響力，爲宋澤萊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最適切的註解。

在台灣朝向民主化奔馳、本土意識抬頭、「台灣文學」也逐步踏穩腳步的路上，前衛出版社前後出版宋澤萊超過二十餘本著作，這是一段不必言說的革命情感，彷彿也是

兩位投身台灣本土文化人的宿命。也因此，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先生在典藏版四書的序文中自言，事實上他已早有再次整理宋澤萊系列作品的典藏計畫，所以恭逢國家文藝獎之盛，在宋澤萊的著作中選出《打牛湳村》、《蓬萊誌異》、《廢墟台灣》與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》四書，並邀集陳建忠、林瑞明、吳明益、李昂四位研究者與作家好友新序，推出《大地驚雷：宋澤萊小說集》。然而這次的復刻典藏，相信並不全然只有國家文藝獎的紀念意義而已，綜觀四冊小說於此時重現所串起來的文本脈絡，以及四篇新序分別從不同身份、角度與作者、讀者開展的對話，《大地驚雷》再次響起的，是宋澤萊對台灣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全面審視與反思。

一、 作家及其世代的生命圖像

宋澤萊創作迄今，橫跨小說、新詩、文學評論／理論等文類，也由文學拓展至宗教、政治論述，若非以全集巨製，僅以四冊小說要含括宋澤萊的創作歷程與思想內涵，太多疏遺實在所難免。然而面對這麼一位出身農村的作家，並要將他在台灣文學史上創作、思考、批判而戰鬥的身影鑿下一個輪廓，應該還是能先藉由幾個座標，試圖畫出一條可堪討論的系譜。

眾所周知，宋澤萊於大學時期早已初露其早慧的創作天才，融合心理分析理論與現代主義，寫下《廢園》、《紅樓舊事》、《黃巢殺人八百萬》等傑作。但就如林瑞明（2013：xxii-xxiii）所言：「《廢園》在他寫作的過程中，彷彿激烈的出過一場麻疹，從此漸與『廖偉竣』告別，步入『宋澤萊』的世界。」而宋澤萊也幾乎不再多談這些作品。陳建忠指出，這個轉向應與宋澤萊由大學畢業後，以歷史教師的身份進入社會，而台灣社會當時又正逢 1970 年代的「鄉土文學」思潮有關，在這樣的氛圍下，宋澤萊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而成爲「回歸現實」的台灣知識份子列隊中之一員，而在整個鄉土文學運動中，宋澤萊也確實以自身的農村經驗寫成「打牛湳村」系列，道出一代台灣人共同的記憶與鄉愁，並將「鄉土文學」推入新的里程碑。所以，無論是從宋澤萊自身，或台灣（文學）史所反映的集體現象來看，《打牛湳村》在此的確爲我們拉開一個作家，甚至於一個世代共同的生命圖景之序幕。

然則，我們並沒有，也不應忘記或割裂宋澤萊在前期作品中所呈現的，那些個人生命經驗與精神特質，在往後的文學作品中或隱或顯，卻無所不在的展現。例如宋澤萊的好友李昂在其序文中指出，宋澤萊透過現代主義深度挖掘自我，卻也是再次將家庭關係中的暴力與壓迫深深地烙印在心中，形成宋澤萊往後不斷透過宗教信仰與文學寫作尋求「救贖」的狀態。而這種狀態，是可以在宋澤萊對社會現實的關心，尤其是他對台灣殖

民地史，以及經濟下層人民的注視中看到的，有時甚或與其「靈視」的經驗融爲一爐。所以李昂說，即使是面對外部的世界、台灣的未來，《廢墟台灣》的「廢墟」終究是宋澤萊的自身。

所以，無論是《打牛湳村》以「卓別林式」的寫法所呈現出來的農村剝削史，或者是《蓬萊誌異》透過各種鄉間軼聞所勾勒的下層社會面貌，再到《廢墟台灣》的末日預言，以及《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》中暗喻殖民邪惡勢力、對選舉黑金文化的現實批判，面對宋澤萊以寫實爲基底的書寫，我們並不能忽略在李昂的「爆破」下，宋澤萊終於能對幼時家庭經驗的影響有所坦承：「黑暗」造就了他「救贖」內在自我與外部現實的渴求，而「黑暗」更帶給他更多穿越頹敗、死亡的創作與想像力。

二、 脫離預言即視感的出口？

宋澤萊的得獎感言開宗明義提出文學／文學家的使命：「文學家是一個廣義的預言家，他們的作品實際上是一種廣義的預言，因爲我們都知道：文學作品一直宣說事情的可能性。所謂的可能性就是說它能夠讓未來的眾多事情對號入座。」（宋澤萊，2013：xii）然而我們放眼台灣現下的許多社會爭議後，再回頭閱讀宋澤萊的作品，其實會發現這種強烈的「即視感」讓這些過去的作品已然不只是「預言」，更像是早已蘊含了作者親身體驗與想法的「寓言」。

就如同陳建忠（2013：xxii-xxiii）在其序言中爲《打牛湳村》典藏版所下的註解：

> 此刻，當我們重讀宋澤萊的小說，或許可以喚醒當代讀者對台灣農村的新感受，並將人物命運與當下的台灣現實做連結；同時，也可以再次體會作家以書寫參與到公民社會運動的美好傳統。台灣文學傳統裡向來就不缺乏富有現實感與理想性的小說家，只是保護我們的農村卻不能只依賴小說家。

姑且不論宋澤萊個人在當時是否真如陳建忠所說的，是有意識地抵達了以書寫參與到「公民社會運動」的層次，我們仍舊可以在這些文字中看見一些鮮明的線索：包括「瓜販」、「包田商」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問題，以及在農業社會的結構中，「農會」及「政府」在農業政策上的無能與失能。陳建忠便直接將這些線索放置在更大的「農民文學」的書寫與反抗傳統中，勾勒出戰前戰後的台灣農民在複雜的政經作用下，只能是永遠的被壓迫者。而《蓬萊誌異》當中許多直接寫出年代時間的細枝末微，更是直接將農村的凋敝重新嵌入到台灣被殖民、再殖民脈絡下的經濟政策當中。

然而在現實主義的手法之外，如果我們真的在跨越時空的「復刻」中看到「公民社會運動」的可能，那麼這些細節又是否可以提示讀者：當我們如今面對大埔案、農村再生條例，甚或糧食自給率與各種食安問題的時候，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再次深入這個長久的滅農結構中，才能真正回應、解決這些問題？而這些進入滅農結構的入口，同時也是脫離預言即視感的出口，其實就潛藏在宋澤萊的字裡行間，這也是他的「預言」可以被「復刻」出力量來的原因。

三、 結語

雖然宋澤萊於得獎感言中僅以《廢墟台灣》爲例，試圖說明「文學」的本質乃生於人所處的現實，文學最終的關懷，或說「價值」所在，便是能對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的世界提供永恆的參照；但綜觀四書我們便可發現，這次的「復刻」在「歷久彌新」的讀興之外，著實是提供讀者一次在行頁之間重新認識宋澤萊的機會，同時，宋澤萊被「復刻」下來的寫作時空，乃至於整個「打牛湳世代」的生命圖像，彷彿也爲這座島嶼留下了一些可供追緝的歷史線索，使得這四冊小說非但是寓言／預言，當前台灣的部份「現在進行式」，甚至也可以穿越時空找到悲劇的前脈絡——我想，那便是《大地驚雷：宋澤萊小說集》在此時所生，期望帶給台灣讀者們的，一個作家終極的所有與純粹的僅有吧。

引用書目

宋澤萊，2013，〈國家文藝獎得獎感言：人心的剛硬與難寫的預言〉，收錄於宋澤萊，《大地驚雷Ⅰ：打牛湳村（深情典藏紀念版）》，台北：前衛出版社，頁 xii。

林瑞明，2013，〈人間關懷：宋澤萊的文學之路〉，收錄於宋澤萊，《大地驚雷Ⅱ：蓬萊誌異（深情典藏紀念版）》，台北：前衛出版社，頁 xxii-xxiii。

陳建忠，2013，〈農村不該成爲傳奇：在滅農年代重讀宋澤萊的《打牛湳村》〉，收錄於宋澤萊，《大地驚雷Ⅰ：打牛湳村（深情典藏紀念版）》，台北：前衛出版社，頁 xxii-xxiii。

曾麗壎，2005，〈驚雷作家——宋澤萊〉，《Taiwan News 財經．文化周刊》，第 173 期，頁 86。